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形成之路

□ 马拥军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一、马克思的宗教信仰

马克思信仰旅途的第一站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中学时代的作文中。受家庭影响,马克思信奉的是基督教路德教派。在中学时代他写了《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以下简称“宗教作文”)。马克思认为,在基督教中,有一种关于个人与人类一致、人类与自然一致的终极关怀思想,这种统一是通过“爱”实现的。在“宗教作文”的开始,马克思论证了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首先,他把研究的眼光投向各民族的历史,认为不管一个民族的文明如何昌盛,不管这个民族出现过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管科技的水平多么发达,只要“关于自己”和“关于神”还“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或者说,只要还没有达到自我意识,那就仍然没有摆脱迷信的禁锢。其次,考察完各民族的历史,马克思又考察了个人的历史及人的本性。人不是凭本能存活的,人是内心交战的双重存在物。在对金钱、权利等现实需要的贪欲的驱使下,善良的本性会被吞噬,罪恶会诱使人走向歧路。这就决定了人不能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高尚的目的,只能通过上帝以基督为媒介传达的道,实现灵魂的超越,实现作为人存在的真正的价值。马克思重点分析了“真葡萄藤”的比喻。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能使我们爱其他同基督结合的兄弟姐妹,这种爱不是世俗的爱,也不是有限的爱。这种爱会使人的存在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种爱的扩散和传播使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在基督教中得到了实现。少年马克思意识到,上帝用爱统一世界,这只是一种原理性的论证。如何寻找走向终极关怀的具体道路,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另一篇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批判了那种把个人与人类对立起来的观

点,他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集体主义,认为前者片面强调个人,后者片面强调集体,其实质都是把个人与人类对立起来,因而都是错误的。我们选择职业时既不应单纯从个人出发,也不应单纯从集体出发,而应该遵循人类社会分工协作的原理,从两者的一致出发。

二、马克思的哲学信仰

康德和费希特都是从人类生活需要的角度来看待宗教的。自然法是非社会的社会性的表现。马克思受康德和费希特影响,试图通过创建一个法哲学体系,找到一条实现个人与人类一致的道路。按照“应当”的道德观念,从普遍理性出发设计法律,然后通过法律来实现个人与人类的一致,这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理性论证的理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动并不是从“应该”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的,这就出现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即使是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费希特三段式出发,也不可能从“应然”推出“实然”。如果善只是“应然”而不是“实然”,那么,恶的不可普遍化和自我取消导致的有可能是人类的共同灭亡,而不是在善恶斗争中幸存的人类的繁荣。为了解决事实与价值的对立,马克思走向了黑格尔的理性现实主义。黑格尔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并不是在善的自我肯定或恶的自我否定中展开的,而是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展开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善恶之上还有更高的力量,这就是“绝对精神”的力量。黑格尔通过理性辩证法实现了个人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的一致。绝对精神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当成了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狡计”。可见,黑格尔所理解的“理性”不仅与康德不同,而且与费希特不同。他把费希特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改造成了一种思辨的逻辑。对于黑格尔来说,人与自然的同一、人与人的同一不是作为起点,而是作为思辨理性运动的结果出现的。这样,马克思就从康德和费希特式

的理性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一个理性现实主义者。他在博士论文中通过考察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完成了对个性自由的论证。无论是从理性理想主义出发,还是从理性现实主义出发,去论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致,都已经表明马克思由中学时代的宗教信仰、情感论世界观,进入了哲学信仰、知识论世界观。

三、马克思的历史信仰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神不过是人的理想——真、善、美——的无限化和对象化,而这种无限化和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却反过来统治了人。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本质首先是特定的人的自我意识,其次是这些人的世界意识。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正在于马克思不满足于对宗教的神的批判,而要求对它背后的世俗的神——商品、货币和资本进行批判,并试图通过这种批判寻找通向终极关怀的现实道路。这种批判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马克思列举了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的矛盾、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个体和类的矛盾,等等,说明它们实际上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因此,随着劳动异化或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所有这些矛盾都将自然消失。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费尔巴哈感性现实主义特征的抽象历史观,即把历史视为潜藏于人的活动中的自相矛盾展开的过程,而在共产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的“人类社会”作为人与自然的一致、人与人的一致,则是所有这些矛盾的解决。同历史哲学试图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辩证推演划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同,在历史科学中,马克思(同恩格斯一道)试图通过对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经验研究来确定人与自然的一致、人与人的一致的各个发展阶段,历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这时,马克思的信仰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形态。

四、马克思的科学信仰

从感性现实主义的哲学历史观到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是马克思信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本身还只是抽象的“历史科学”,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是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理论。它涉及的不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即“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和“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

过程”的统一,而只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即“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按照列宁的讲法,后一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此时,马克思的信仰已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形态。

研究马克思的基本著作就可以发现,共产主义信仰只是无神论信仰的基础,它们共同指向“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马克思曾经明确划定宗教和无神论的界限:宗教是通过肯定神而肯定人,无神论是通过否定神而肯定人。两者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仰,只不过宗教是对异化的本质力量的信仰,而无神论是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信仰。马克思认为,宗教的产生是由于人无法掌握异化了的本质力量,从而只能把它归结为“神”。随着货币和资本这一世俗世界的神重新为联合起来的人类所掌握,宗教也必然为无神论所取代。但在马克思看来,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共产主义所共的“产”只是“资本”,而资本只能衡量物质生产,不能衡量社会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本之外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只能通过物质生产之外的全面生产才能得到。在这一意义上,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后,人类必将进入一个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时代,形成“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人类社会中,正如“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已经失去必要性一样,无神论也将成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而人类社会“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人类社会“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

从《资本论》把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科学的过程来看,马克思的信仰虽然跨越宗教信仰、哲学信仰、历史信仰、科学信仰四个阶段,历经浪漫的理想主义、理性理想主义、理性现实主义、感性现实主义或哲学历史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或科学历史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共六种形态,但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致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区别只是在于这种“一致”的本质和实现的手段。宗教信仰阶段是世界统一于神,哲学信仰阶段是世界统一于理性,历史信仰阶段是世界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科学信仰阶段是世界统一于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 《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约16000字